

写副对联过新年

廖天元

腊月初九,父亲打来电话问我,今年要不还是写几副对子。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小时候过年的情形一下子浮现脑海。我知道老爸又动了他的“歪心思”,不禁会心一笑。

放下手机,头就大了。写几个字不成问题,但写的内容要让老爸满意,我实在没有把握。当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在春联这件事上,把敬业发挥得淋漓尽致。

父亲每年都要写春联,年三十一大早,他便催我起床,帮他剪裁红纸,他在一旁一边翻着对联合集,一边舞文弄墨。给泽善表叔、淑云大婶家写对联,父亲龙飞凤舞一气呵成。我上前去瞅,春联上的墨迹还晶莹剔透。有贴卧室的: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有贴灶屋的:厨内精心调五味,堂前聚首会三亲;有贴猪圈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百业发达满园春色……

父亲文化不高,肚子上的对联却不少,至今都让我惊叹。父亲时常“卖

弄”他满腹的对子,卖弄有时是通过“考”的方式,他说上联,让我接下联。自然我一句都答不出来,他便微微叹息着自言自语:物华天宝年年好,人杰地灵处处春;柳垂千丝三江绿,梅开万树五岳红……

另一种方式,是他讲对联故事。有一年,父亲绘声绘色讲了两个文人斗联的故事。话说清朝时,一个文人姓李,一个文人姓刘,两个人互相看不对眼。有一天两人见面,李姓文人出上联:骑青牛,出函谷,老子姓李……父亲明显有些得瑟,见几个找他写对联的邻居微微一怔,赶紧补充,我可没骂人啊。知道不?这个表面是指道教传说人物李耳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实际是李姓文人指桑骂槐。父亲接着说,刘姓文人听了自然一肚子不爽,接了下联:斩白蛇,入武关,高祖是刘。父亲停下来问我,知道这里头说的典故不?

古代文人间的斗智斗勇,在对联领域留下不少经典桥段。后来读书,又读到苏轼一则。说是宋辽之际,“辽使闻苏轼其名,思困之。其国旧有对云:三光日月星,无能对者。以请于公。”苏轼略加思考,对出“四始风雅颂”,这个来自《诗经》的启发,让辽国使者极为震惊感叹。

父亲没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估计没有读到,以他的性格,知道后定然会将这个对联的精妙之处条分缕析,并添油加醋。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儿女成人又成才。父亲大约很喜欢这样的春联:一代英豪,九州生色;八方锦绣,四季呈祥。这个赢得全国迎春征联一等奖作品巧妙嵌入1984,内涵丰富,

意境宏大。

其实,我很想给父亲说说一些文艺且柔情的对联。蒋勋讲读《红楼梦》时,讲到他在江南见过的一副对联: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红叶叶卿卿暮暮朝朝。蒋先生说,这副对联在苏州网师园里。细品实在精妙绝伦。有一年我去那里溜达半天,赏假山池沼,观亭台轩榭,听江南小曲,竟然没有留意这璀璨珍宝。这自然是我读书太少,有眼无珠罢了。

不过,回头想,春联写这样的内容实在也不妥当。一年之际在于春,心有壮志多凌云。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实在应该抒发点特别的情感。特定的人写,特定的人看,图乐子图吉利也应趁机有个特殊的表现。

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给自己家写对联时,为什么提起的笔半天却落不下。父亲有太多美好的期待和祝福,想表达得优雅,体现得独特。可能,老人们看重的,永远是家人的健康平安,行稳致远。那就写这个方面的内容吧,略过去一年的艰辛和苦闷,祝福来年的梦想成真。虽是文字游戏,却也红纸黑字,落地有声,仿如在春泥中播下一粒粒种子。

恐怕今年还是无法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实在想不出来,这一副对联可以应景: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父亲不上网,他应该不知道是抄的。



川西林盘的风

■黄勇

蜷缩在时间的褶皱里太久
差点忘记盘中餐是谁在锄禾
拥有纯正农民基因的我
已经很多年没蹲过秧了
摇晃在七里诗乡的田埂上
浑身的城市芳华被剥得精光
炽热的泥土怂恿着蓬勃的秧苗
嘲笑我的四体不勤
欢快的薅秧歌唤醒我的耳朵
召唤记忆深处久疏的农事

阳光照在故园的秧田
父亲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
薅着希望的秧苗
看到潜伏期间的稗子
毫不犹豫地一把掀起踩入泥中
在父亲亮如明镜的世界里
稗子如沙子,怎能掺进米饭
就像做人容不下偷鸡摸狗的行径
讷言的父亲不会唱歌
薅秧时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黄昏时家里升起的炊烟让我知道
拔掉稗子的喜悦,以及
薅好一株秧苗就有丰收的盼望
足以在他心中唱响一曲动听的山歌

七里诗乡的薅秧人是幸福的
他们把薅秧写成一首诗
刻在柳风诗社的墙上
他们把薅秧扭成一支舞
跳在七里诗乡的田间
他们把薅秧谱成一曲歌
唱在川西林盘的风中

冬笋腊肉

■王行水



冬笋配腊肉可谓是门当户对
冬笋有一个艺名叫玉兰片
在素菜家族也算是名门闺秀
腊肉自然是腊月的宝贝
响当当的丁雪峰山豪门公子
关键是它们的理想和抱负
都指往新春佳节阖家团圆方向
锅碗瓢盆奏响了欢快的喜庆锣鼓
一只菜碟领着冬笋与腊肉牵手亮相
婚庆红地毯由正宗湖南红辣椒铺就
冬笋腊肉的美满
被食客们作头条新闻爆炒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贴春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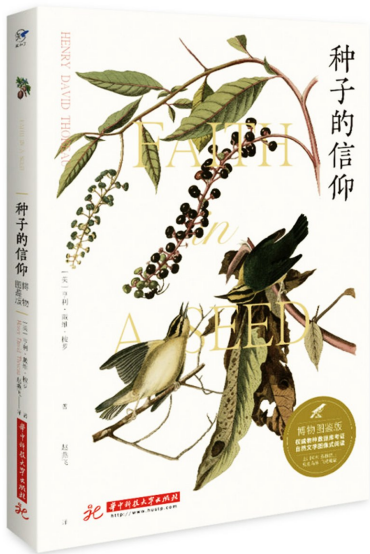
■黄愷新

我贴春联的时候
春联,也在贴我

上联播下的种子
将整个田野都染绿了
我居然没有发芽
下联金黄色的颗粒,都归仓了
我才开始扬花
横批,并没有放弃我孜孜不倦的追求
将我如颗粒归仓一样,精打细算
浓缩成提纲挈领的四个字
让执着的田野,有了新的打算

贴了上联贴下联
再贴上横批,一切就圆满了
张开双臂迎接吧,喜气洋洋的中国年
点燃鞭炮啦!

科普文学



在脍炙人口的科普诗歌《植物妈妈有办法》中,作者用拟人手法,分别讲述了蒲公英、苍耳和豆荚借助风、动物皮毛和阳光,将植物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而完成了生命的创造和新生。特别是蒲公英,相信它在很多人的童年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蒲公英生长在山坡草地、沟渠路边,春天开花,花呈球形,状如灯笼。到了秋冬季节交替,蒲公英的整个花冠由黄变白,只要有风吹过,其种子都会义无反顾地乘着“降落伞”离开母体,奔向新的栖息地。

种子的信仰

■邓勤

顾地乘着“降落伞”离开母体,奔向新的栖息地。

“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还能发芽。我对种子怀有极大的信念。这份信念使我坚信:你若有颗种子,便能期待奇迹。”美国博物学家亨利·戴维·梭罗对植物种子的歌颂,既让我们看到自然界中植物种子的力量,也在告诫我们这些奋斗者,只要埋下希望的种子,用勤奋和汗水去浇灌它,那么你也可以收获成功的喜悦。1845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自耕自食,体验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以此为题材写成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成为超验主义经典作品。

梭罗以隐居湖畔和多次远足的体验写下了无数动人的作品,奠定了其关怀自然并具个体生命体验的文体风格,对美国自然文学写作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种子的信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是梭罗《瓦尔登湖》的姊妹篇,包括“种子的传播”“种子的生命力”等五十八章以及“野果”等梭罗其他晚期博物志作品。梭罗将诗意的哲思融入寻找森林语言的探索中,以专注热忱的方式描述了植物通过种子传播得以生态演替的过

程,探讨了作为生命载体的种子在自然界中如何借助风、水、动物以实现自我的培育,是引领自然文学阅读体验新方向的经典作品。

本书原稿创作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已过去了160余年。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梭罗对大自然的热爱,观察大自然的细心和文笔的优美。譬如他在《种子的传播中》写道:“众所周知,凤仙花果荚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手枪一样迸出种子,突然而有力,以至于令人有些惊诧,即便你已有预期。它们像射击一样射出种子。我带它们回家时,这些家伙甚至在我的帽子里爆炸。”在梭罗这些有关种子的作品中,可爱的段落总是那些深厚的文学素养涌入科学之海的文字。读这些文字时,我们能够体会到梭罗同大地相遇时的精确与优雅。

本书盛赞自然的繁衍、富饶和相济相生,鼓励大家要增加对自然的了解。其与孔夫子“多识鸟兽之名”、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劝诫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让我们如梭罗期待的那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撒下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